

亮话体坛

中超新赛季带来新难题

中超联赛因为延期的缘故,要在半年时间内完成常规的30轮比赛难度很大,因此要重启,首先需要确定新赛季。昨天中国足协在香河的会议上传出消息,新赛季很可能将采用“蛇形分组”的“常规赛”加上淘汰赛形式的季后赛来进行。

和此前外界普遍预测的分组形式有所出入的是,“蛇形分组”取代了“南北分区”,成为最热门候选。

“蛇形分组”是体育界常用的一种分组比赛形式,它将16支参赛队根据去年联赛的名次,将第1、3、5、7(以下顺推)名的球队编为一组,将第2、4、6、8名的球队编到另一组,如此产生两个小组。

足协之所以重点考虑“蛇形分组”,因为它真的比“南北分区(组)”更公平。如果采用“南北分区”,会出现两大问题。

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北区队”有9队,而南区队为7队,需要调剂一支北区队到南区一队。选哪队去?怎么选?被选中的愿意吗?

另一方面,如果天津因为无法达到准入标准而最终退出,由深圳佳兆业递补参赛,那么南北队的数量倒是平衡了,但是实力分布仍然是失衡的——上赛季跻身中超前四名的队,有三支都在南区。

相比之下,“蛇形排位”更大程度地保证了分组的均衡性。

南北分区的优势在于交通的相对便利,但是对于球队来说,去客场无论远近基本都要坐飞机,时间成本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相比起没有太大争议的“蛇形分组”,季后赛的赛制还需要足协多费思量。

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每个小组前四名或将进入争冠组,后四名进入保级组,各自进行总计为六场的主客场交叉淘汰赛决出名次。

那么,是在“决赛”阶段才令不同组的球队可以相遇,还是在季后赛一开始就打通?也许后者会更好地增加对阵的丰富程度和观赏性。

至于如何保证第五到第八名、第九到第十二名那些相对“无欲无求”的球队的比赛积极性,足协也许可以将最终名次与联赛分红的金额部分挂钩,以此来驱动球队的战意。

既要配合防疫要求压缩赛程,又要最大限度地兼顾公平和观赏性,还要给亚冠与国家队备战预留出空间,今年中超新赛季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细化。

关注国足

新一期中国男足国家队昨天在上海开练,主教练李铁表示——

集训按世预赛节奏进行

昨天,新一期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上海展开集训。主教练李铁在训练开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期集训是按照世预赛的节奏进行的。他还透露,本期国足原想招人恒大队另一位外籍球员阿兰,可惜阿兰还在巴西,未能如愿。

本期国足名单最大的亮点在于外籍球员洛国富的入选。洛国富虽已32岁,但李铁对他的评价颇高:“洛国富是一位非常努力的球员,求胜欲望非常强,我们以前也曾在一起共事。”

2016年,洛国富效力于河北华夏幸福队时,李铁曾担任华夏幸福队的主教练。李铁透露,原本这期国足要征召阿兰入队,但阿兰因滞留巴西未归,“很遗憾他在巴西无法回来”。

谈到对入籍球员的使用时,李铁说道:“不管是入籍球员,还是国内球员,国家队的大门对所有想为国家踢球的球员都是敞开的。但入籍球员能否进入最终名单,仍然需要面临竞争。入籍球员来了之后,国家队的竞争会非常激烈。我希望看到球队能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竞争氛围,每个位置上都有至少三名水平非常接近的球员,就看谁的状态更好。”

为了让洛国富尽快融入球队,国家队此次安排艾克森与洛国富同住同一房间,共用一位翻译。

李铁介绍,本次集训最重要的目标是尽可能检验阵容、考察新队员,让全队上下熟悉世预赛的节奏,为将来的比赛做好准备。“中超联赛还没确定开赛日期,现在还不清楚是6月底还是7月底”,李铁说,“一旦联赛开打,包括联赛、亚冠以及足协杯,比赛的密度会非常大。到时候我不知道国家队还会有多少集训时间。所以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把大家集合到一起,希望能按照世预赛的节奏进行备战。”

国足此次集训期间,将在5月21日和26日安排两场热身赛,对手分别是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李铁表示,希望通过这两场热身赛,让队员适应比赛节奏,并熟悉球队的技战术打法。

是7月底”,李铁说,“一旦联赛开打,包括联赛、亚冠以及足协杯,比赛的密度会非常大。到时候我不知道国家队还会有多少集训时间。所以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把大家集合到一起,希望能按照世预赛的节奏进行备战。”

国足此次集训期间,将在5月21日和26日安排两场热身赛,对手分别是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李铁表示,希望通过这两场热身赛,让队员适应比赛节奏,并熟悉球队的技战术打法。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记者观察

大放豪言 伊藤美诚就能实现夺冠心愿?



疫情下乒乓球国际赛事已全部停摆。近日,宅家追剧的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再次发表豪言壮语“希望在明年的奥运会赢得冠军”“我相信我将来会击败陈梦成为世界第一”。她甚至还表示,如果奥运会不延期的话,以不满20岁的年龄拿下又一重磅成绩,对她来说会更加特别。

作为一名年轻选手,伊藤美诚的成绩的确已经很出色。在四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年仅15岁的伊藤美诚就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团铜牌,成为乒乓球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奖牌得主。凭借近一年的快速上升势头,伊藤美诚的世界排名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的世界第二位,这也是国际乒联1991年实行现行排名制度以来,日本选手能够达到的最高排名。

伊藤美诚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她渴望击败中国队员、在各项赛事中夺冠的“野心”,可惜的是,她基本上没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虽然在过去的这一年,她时有闯进决赛的表现,但笑到最后的都是中国队员。不过,尽管屡次受挫,但伊藤美诚在赛后总会发表“总结性”言论,希望能在下次交锋中卷土重来。

不服输,无疑是伊藤美诚性格方面的一大优势,这也是她在近一年飞速进步的最大动力。伊藤美诚近期也透露,她特别喜欢看有关女强人的片子,这也符合她自身的心理需求。

然而,在笔者看来,伊藤美诚这次的言论有些过头了——如果她一直这么盲目自信的话,恐怕不用中国队员出马,自己就会栽个大跟头。

目前,中国队正在澳门进行封闭训练。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表示,球队集训一切顺利,一旦疫情好转,随时可以战斗。这意味着,疫情并未降低中国队的战斗力,放眼全球,恐怕也只有中国队可以做到。而日本队的乒乓球集训基地因受疫情影响暂时关闭,伊藤美诚只能宅家训练。不过据说她也没怎么训练,主要通过追剧打发时间和缓解压力。相比正全力备战的陈梦,伊藤美诚靠什么来击败对手,靠“空想”吗?

伊藤美诚的另一“狂言”——疫情不会影响到她和水谷隼的混双水平。众所周知,混双作为双打项目,除了需要合理的配对,还需要球员不断地进行磨合、提升彼此之间的默契度,但伊藤美诚“自信”地表示:“我们可以分开练习。就算在比赛期间,我们也只会在线赛前练20到30分钟。所以对混双我真的不用很担心。”

事实上,伊藤美诚和水谷隼的混双战绩虽然很出色,但也从未赢过中国王牌组合。不练习,还硬能打败自己从未赢过的选手,伊藤美诚的心态可真够“乐观”的。相比之下,居安思危的中国队正加大混双的训练力度,队员们不仅要每天抽出时间练习,还要经常进行队内比赛,提升应变能力。

对手过于“狂妄”,虽然对中国队来说是好事,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有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中国队方能长盛不衰。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绿茵英雄谱·桑乔篇

人挪活,成就了“00后”新星

如果要问当今欧洲足坛最炙手可热的“00后”球星是谁,多数人的回答恐怕是德甲多特蒙德的右翼桑乔。的确,近两个赛季他在德甲赛场的进球数和助攻数都保持在两位数,其能力之强、发挥之稳定,在年轻一代的球员中是非常拔尖的。

桑乔成长于沃特福德俱乐部的青训系统,2015年进入曼城梯队,一年后进入曼城U18队。桑乔在2017年转会加盟多特,所以还未征战英超就先转战德甲,原因是曼城一线队人才济济,根本就没有这位17岁小将的位置,甚至同龄的福登的出场顺位都在桑乔前面。

不过,桑乔可说是“树挪死人挪活”的典范。虽然到多特的头一个赛季,他在各项赛事中仅收获两个进球、一次助攻,但从2018-2019赛季开始,他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德甲赛场乃至整个欧洲足坛最耀眼的新星,其身价也从当初的784万欧元暴涨至1.17亿欧元。

在多特快速成长了三个赛季之后,桑乔如今走到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有多家家豪门对他都感兴趣,尤其是英超老牌豪门曼联,对桑乔志在必得。有消息称,曼联的管理层和主教练索斯盖特都认定,桑乔是曼联复兴的一块重要拼图。曼联已将坎通纳、贝克汉姆和C罗穿过的7号球衣留给了桑乔。

中场有麦托米奈、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锋线上居左的可以用丹尼尔·詹姆斯或者马夏尔,中锋用拉什福德。如果在右路买进桑乔,那么这套阵容着实令人垂涎三尺。”

目前对曼联有利的是,多特蒙德已经松口,其CEO瓦茨克表态,只要曼联出1.3亿欧元,就放桑乔去老特拉福德。对曼联来说,钱并不是问题,他们正准备更新换代,琼斯、罗霍、斯莫林等人也都进入了可出售的名单。另外,林加德和博格巴也可能被出售,卖掉这些人的收入,足够引进桑乔了。

曼联名宿费迪南德甚至已经开始展望他梦想中的红魔阵容:“现在曼联的



桑乔 图/视觉中国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花地

我的母亲

□王则楚



1952年的全家福。左起:王则刚、王兆凯、王美娜、王起、王丽娜、徐碧霞、王则楚

我的母亲徐碧霞,是父亲王起最困难、最有成就、最幸福时期的伴侣,而我是她与父亲最小的儿子。我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知道的许多关于母亲的事情,大多数来自哥哥、姐姐们的叙述。但我自己的母亲还是在自己的心里。

父亲与母亲两人相爱,冲破传统约束私奔,并且以父亲注释《西厢记》而广泛流传。夏承焘先生书写、父亲撰写的对联“三夜月朗风清与子同梦 九万里天空海阔容我双飞”一直挂在家里餐厅的墙上。

我的母亲给了我生命。为了我的诞生,她离开父亲回到温州乡下的家里待产。那是在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温州。母亲生下我之后,由于我排尿不顺,憋胀得满脸通红,肚子鼓胀,哭喊不已。

母亲抱着我去温州看医生,要经过日军守着的南门。为了避免日军的纠缠,母亲特别用炭灰把脸弄得脏脏的,穿着也十分破旧。顺利通过之后,直奔医院。医生用针管和尿管小心翼翼地对我这个才出生不久的婴儿进行导尿。医生用针管通我的尿道,拔出针管时,憋出的尿射了医生满头满脸,这才得以挽回我弱小的生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我一直十分溺爱。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父亲到之江大学任教,才回温州把母亲和我带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住在了钱塘江边著名的六和塔下。自此,母亲再也没有离开过父亲。

我随母亲到杭州之后,全家基本上就聚在一起了。这个时候,连则柯哥哥也上小学了,只有我还小,留在母亲的身边。每次家里的亲属来杭州,母亲都带着我参加与亲属的活动。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母亲表示,我是她生的最后一个孩子。父亲想起有个姓吴的学生认父亲做多,结合长江出海属吴国,湘鄂在上游,有“吴头楚尾”之意,给我取名王则楚。广东话俗语说:“拉子拉心肝,拉女拉五脏”,我这个“拉子”,的确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杭州的浙江大学本部。由于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曾是浙江大学教授会秘书的父亲,起草了

《浙大教授会反饥饿反内战宣言》。事后,浙江大学在当局的压力下,没有继续发聘书给父亲,父亲只好暂时到之江大学任教。而这时刘节先生介绍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我们全家经上海,坐四叔的轮船到广州。刚到广州,我们家住在中大文明路校区的西堂。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我的爱首先表现在对我贪吃要求的满足上。

我非常调皮,爱乱吃东西。在中大文明路校区,我和儿时的小伙伴詹安泰先生的儿子詹叔夏、戴辛皆先生的儿子戴念坪一起,还曾把板栗树掉在地下的果子剥开,吃里面的仁。在石牌校区,我曾和王越先生的小儿子王思华一起在法学院下的蚕桑田里摘桑子吃,结果吃到西门那里迷了路,是当地的解放军把我们送回来的。也许是乱吃东西,又不干净,我还因为闹蛔虫,肚子痛得直叫。妈妈把我和我患黄疸型肝炎的则柯哥哥送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留医。从此,妈妈总是想尽办法让我吃饱,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记忆中的好吃的零食,几乎都是母亲自己做的。到了康乐园校区,我们住在模范村的西南区11号,母亲用糯米粉和着红糖做我爱吃的红糖糯米团子,做好后放在像泡菜坛子那样的坛子里,放在家里南边的小走廊里。我和则柯哥哥的儿子岑运华还偷吃过。

家里西边的天台,房子上像大杨桃一样的“控控”,母亲摘下来,切成一条一条的果片,用红糖熬熟了,取出来放在竹箩上晒干,酸酸甜甜的味道,我跟着母亲要吃东西的时候,母亲总能变出好吃的果子,平息我的哭闹。

到了住进东南区1号,在陈寅恪先生的楼下,妈妈还买了留声机,唱片里除了有父亲喜欢听的京剧唱片外,还有王洛宾收集和创作的新疆歌曲以及贝多芬的交响乐。我启蒙的音乐感觉,就来自母亲的这些唱片里的旋律。我那个时候最想要《水浒传》的连环画,记得一套需要6元钱,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昂贵的,但母亲在儿童节的那一天还是到永汉路(今天的北京路)给我买了。

哥哥姐姐喜欢打羽毛球,母亲还给我们买了球拍和网,把网挂在房子东边的两棵桉树之间,让我们玩耍。

母亲教育小孩坚持的是:身教重于言教。记得我小时候写毛笔字,要描红,母亲总是把笔、墨准备好,教我把手水滴在墨盒里,用毛笔蘸墨盒里的棉纱,把一个小鸡蛋放在我手心,让我的手里包着鸡蛋握笔,一笔一笔地写。晚上我做作业,母亲会陪着我读她正在学习的俄语。甚至为父亲抄写文稿时,她也会带着我一起抄。她那种认真的态度,让我觉得读书写字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当然,我是非常贪玩的小孩,但母亲从未阻止过我出去玩,而且总是在进门的半圆桌上摆着一大瓶凉开水,让我回家时喝个痛快。

吃饭了,我还没有回家,母亲会在门口大声地用温州话喊:则楚,回家吃饭了。对门的姜伯母(姜太太)也记得非常清楚,多年后还和我读大学的我说起这件事。

在母亲宽容的教育下,我们五个孩子都读了大学:大哥王兆凯考上北京钢铁学院,二姐王美娜考上清华大学,三姐王丽娜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三哥王则柯和我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按父亲说的,母亲很会持家,母亲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持家本领让我记忆深刻。在中大石牌校区我们家住在松花江路10号,那是整个斯大林广场周边住宅的东南角斜坡下的一栋房子,前面是农民的一片烟叶田,直达茶山湖边,后面是一片松树林,门前的阶梯下的左边有一片小空地,晴天时,母亲会在那里撑起竹竿晾晒衣服。秋冬季节,几乎过一两天母亲就会用竹竿子到松林里扒松针回来烧火,我跟着母亲把松针上的松针拉下来放到竹箩里。在松林边上,我们家开挖了一小块地,种了番薯。

母亲的手很巧,孩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她自己亲手做的,大人的旧衣服翻个面就变成了孩子们的,还有衣服翻个面就变成了孩子们的,还有衣服翻个面就变成了孩子们的,而且都是那时最时髦的样子。

不仅是因为母亲相夫教子的支持,才有父亲的成就,就是父亲的研究工作,母亲也是与父亲有共鸣的。我就跟着母亲一起陪父亲观看过越剧《红楼梦》,看过丁是娥的沪剧《罗汉钱》,以及我感到非常好听的京剧《三岔口》。丁是娥到家里与父亲谈戏里的表演,母亲也会在一旁聆听。

母亲与父亲一起读西厢,一起散步,一起看戏,一起谈论演出

的好坏,替父亲誊写稿件时对个别词句也有纠正。无论解放前在松江、龙泉,还是解放后在广州,无论在《西厢五剧注》发表前后,还是父亲确立关键脚在元杂剧中地位的前后,应该说,在父亲的成就里,绝对有一半的功劳是属于母亲的。

母亲的持家本领,最能够显示出来的是她担任中大家属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家属委员会担负了组织家属工作的任务,母亲组织“缝纫社”为教工、学生缝缝补补、做衣服、改衣服,搞得红红火火。这个缝纫社既有刘节夫人这样的大教授夫人,也有工人的家属,甚至是滞留在中大的遗属,母亲都一视同仁热情对待。正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在中大家属里有许多的朋友。

1957年母亲的病就查出来了。1958年秋天,母亲重病住进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难以进食的母亲骨瘦如柴,眼睛很大,颧骨突出,吃东西很难下咽。我曾经自己一个人从广雅步行到母亲住的医院去看望过母亲。她总是担心我年纪小,失去母亲之后会没有人管,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要坚强起来,不要流眼泪。据丽娜姐说,母亲要求父亲一定要好好对我,不许打我。

母亲病重的时候,大哥大嫂和美娜姐都从北京回来看望。由于大哥是右派,只批准他很有限的探望时间,他和大嫂没有等到母亲去世就回北京了。大哥离开之前,全家在广州照了张合照。美娜姐则是留在广州,陪着母亲直到去世。母亲是看到照片后才闭眼撒手而去的。

母亲被安葬在中大康乐园校区西北角的墓地。出殡的那天,棺槨从南门进来,抬过生物楼前的小道,转到墓地去。很多人在路的两旁给母亲送行,送葬的队伍从九家村一直排到生物楼。父亲很惊讶地说:怎么这么多人,许多我并不认识。母亲在家属委员会的姐妹们更是一直送到墓地。

站在坟边,看着泥土把母亲的棺槨覆盖,我和痛哭的姐姐不同,一言不发地默默在心里向母亲表示:我一定会努力做个像妈妈一样的和平老百姓能够打成一片的好人。

现在,每逢清明我们都会带着人去母亲墓前祭拜。今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我在家里写下很久就想写的《我的母亲》,但愿云祭拜把我的思念带给我在天堂的母亲。

“瞧”与“瞧不起”

□刘荒田[美国]

许多年前,我在旧金山接到一个电话,女性来电人报上名字。我记起来,数位纽约和洛杉矶的诗友不久前在谈诗间隙,提到这位刚出国门的诗人,说她一副“天下诗家唯我独尊”的派头,动不动训人,要我小心。我当时漫应之曰:“关我什么事?又不抢她的风头。”不料大人物找上门。我客气地问好。她问我她的名字否?她期待的回答是:“哦哦,敬慕久矣!来到这儿了?我如果早点知道,就和众诗友去接机,设宴接风,请您做一场演说……”可是诗友的告诫没忘,我淡淡地回答:“不知道哎。”她有点不耐烦:“怎么?我的名字是:×-×-×。”“大名真的没听过,我太闭塞了!”她恨恨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接着,大谈她的成就,声名,幸亏我未失握话筒聆听的耐力,但未加评论。最后,她忍不住,严肃地批评我:“我的中英双语诗作,你一首都没看过,凭什么瞧不起人?”我正要申辩:“正因为没‘瞧’,所以不存在‘瞧不起’;当然,也没有‘瞧得起’。但她已搁下电话,估计专心生气了。”

从此,一看到某些人面子上的惨淡经营,就想起这一逸事。继而想,兹事体大的“面子”,其实是要分割为两个步骤的:第一,有人瞧;第二,瞧得起。

如果是受公众关注的行为,我们最在乎的自然是“面子上好看”。办婚礼,迎亲队伍非要多辆法拉利,至不济也是奔驰,新娘身上的首饰若不够数,须租金银的。更不必说铺天盖地的各种实用性环境,如“锦衣夜行”一类,我们还是放心不下,因为贴邻盯着,揣着小算盘的亲友每每刻地和攀比,你的孩子上的是不是名校,最近考了第几名,你家

的空调,牌子是不是比他家高级。

“面子就是一切”的人到海外后很快发现,首先的难题是“没人瞧”。崇尚个人的社会,个体生命是独立自主的,其价值不体现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与掌声中。各自选择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只要不触犯法律和风俗,都受到尊重。这尊重并非“恩准”,而是不予干预。比如谁,谁家养狗都不是为了参观,各自遛个不亦乐乎,但主人须当铲屎官,不能让人替你善后。

从这点出发,我忽然醒悟,移民们为什么热衷于衣锦还乡,部分原因在于:在侨居地长久地“没人瞧”,给憋坏了。一位在旧金山厨场听了20多万美元的厨师,回老家用100元面额的美钞替父老们点烟。

势必整出动静,为了“有人瞧”;非要如鲁迅说的,马脚蒙上麒麟皮,或“拉大旗作虎皮”,为了让人“瞧得起”。出门之先,为了注目礼和回头率,不化妆一两个小时吗?微信的朋友圈,三天两头发的“豪华游”系列照片,原来是在家里按操作规范拉背景板拍的。

若问,摒弃和“瞧”有关的两个魔障,人生是怎样的呢?有一则小品,说是:西京一僧院后面,有一个茂盛的竹园,官儿们趋之若鹜,历任四朝的宰相文路公(彦博)也常常前去游览。僧人禀他大名,请求他命名。他爽快答应了。但过了几个月没下文,僧人很不耐烦。文路公说:“吾为尔思佳名未得,请少待。”足足过了半年,宰相才把名字送来,僧人大喜过望,打开一看,却是“竹轩”二字。上文那位诗人自以为风靡全球的诗,我们流水账一般的日子,不也这般吗?竹轩就是竹轩,瞧与不瞧,瞧得起与不瞧,它都在那里。